

以下是《[紀念無人紀念的智慧人](#)》一文提到的主要文章，

馬尼拉的馬智華弟兄（護名）親手撰寫，用“美地的羊”註冊然後上傳的整篇報導。

(PS: 馬智華沒有上傳其文內提到的附件，但是把此 主文 和附件都發去 中國基督徒論壇 ，同時電郵給林慕實弟兄。重要的附件 請看 《[紀念無人紀念的智慧人](#)》 一文。)

資料來源：萬維讀者/彩虹之約

https://bbs.creaders.net/rainbow/bbsviewer.php?trd_id=168541

全文如下：

ZT 揭去「希尼學院」的面紗

送交者：美地的羊 2006 年 06 月 07 日 23:46:40 於[彩虹之約]發送悄悄話

天上人與徐永澤利用中國家庭教會合一宣教及希尼團契的名義，和“歸回耶路撒冷”口號，在西方欺世盜名，分頭爭取支援者的獻金。在菲律賓也有一群基督徒幫助他們的所謂宣教士培訓工作：“希尼學院”。一段時間下來，他們完全看清楚了。正如“先求義”的儆醒代禱者行動者一樣，他們深感有必要加以揭發（Outing）和制止（Stopping）。本文由佚名弟兄執筆，供有心人了解實況。請不忘為後續的輔導（Counselling），醫治（Healing）和重建（Rebuild）代禱。整體而言，這是一場針對撒旦末世陰謀的爭戰（Fighting）。為神家擺上，人人有責。讓我們同心求神憐憫，求神的義彰顯。

揭去「希尼學院」的面紗 “坑、蒙、拐、騙”在外國

中國大陸的基督徒，不論是“三自”，還是家庭教會的，對徐永澤，徐永玲所組織與領導的大異端“哭重生”（又稱重生派，懊悔派，全範圍教會。）並不陌生，對他們在國內時就犯下的種種惡行惡狀，早就已有揭發並警告眾弟兄姊妹予以小心警惕。

“哭重生”是“東方閃電派”之前，上一波最大的異端，涉及到成千上萬的人。

哭重生的“福音使者”所到之處，不是傳福音，乃是報惡訊。他們拆毀教會因信稱義的根基，又教導人要靠「哭」，狂哭至見異象，有白衣使者將信徒的罪抹去，又聽到聲音說：「小子！你的罪赦了“，信徒才真正活的赦罪，得救重生。信徒要哭三天三夜，認罪要有深度，廣度和準度才能得救。因此，造成了教會莫大的混亂。有哭瘋的，還有家破人亡的，甚至哭死的，又很多信徒因要聚會及傳教而離家出走。至於被絆倒的，就更不在話下了。

廣州大馬站的林獻羔牧師，曾發行一冊子，揭發哭重生的錯謬和它所籌成的悲慘後果。

上海謝模善牧師的“揭重生派”一文及一封信，論及哭重生派帶領人的詭詐與謊言。他們的言行不一，對外一套，執行起來又是一套。

上海的李天恩牧師，也在他寫的《上山之鑰》一書中，論及哭重生派贊助者，徐永澤的個人野心與謬誤。

北京的袁相忱與其妻楊惠珍，等中國大陸家庭教會領袖，同工紛紛站出來指出他們的不實的謊言與莫大的欺騙。

但事隔多年之後，流亡在外的徐永澤夥同其子徐來恩，舊部劉振營（靠假見證，真謊言，多版本，一夜成名的<>一書的主人翁，同時見「中國教會領袖與同工致全球基督教會的愛心勸告公開信」。附件一。）借助洋勢力，搖身一變，利用國外善男信女，尤其是外國人對中國大陸的無知，又存在著語言的障礙，傳統文化的差異，在加上不合理政治制度，採取內外有別，杜撰故事，做假見證。打著“歸回耶路冷”異象的旗號，最終走上了“坑，蒙，拐，騙”的道路。

徐永澤在美國落魄的幾年中，一次他向一位知名的聚會所的弟兄坦承他當時在大陸時所傳的確是異端，他已向上帝悔過了，這是個好消息，也是我們的期待，對他與他家族所領的“哭重生”，所帶給當時多少因為他們而誤入歧途的弟兄姊妹來說更是個好消息。可事實上，這無非是他們緩兵之計。尋求東山再起之機。這幾年在外，國外生活的艱辛與現實，也發現了過去所持“哭重生”的標誌是他們在外發展的絆腳石。他們深深發現了外國的市場在中國，而他們的“市場”則在外國。他們不是真正的回頭悔過來重新仰望神，而是離神更遠了，他與他在菲律賓馬尼拉的兒子徐來恩開始利用菲律賓作為基地，重新包裝，改頭換面，辦起了“神學院”。

“希尼學院”的創辦：

徐永澤與劉振營於 2004 年初曾一起來過菲律賓馬尼拉，當時正是劉振營的《天上人》(The Heavenly Man) 英文版在菲律賓大賣之時。他們先後到過華人的菲律賓馬加智福音教會和外國人的 Victory Church 等教會。由劉振營主講，徐永澤作陪，並在當時，藉著“天上人”的旋風，與當地教會人士大談身肩“歸回耶路撒冷”異象的使命，並要在菲律賓建立專門培訓中國大陸家庭教會領袖的基地。要象當年西班牙人拿下菲律賓作為向中國傳教的基地一樣。當時大家都很感動。紛紛表示願出錢出力，借出場所，住所。並協助解決相關事宜。後徐永澤於 2004 年 8 月在學校開學之初又隻身再次來過，為的是募款和考察學校的籌備情況。

有人此時已通過各方途徑瞭解到他們的背景與一貫的所作所為，嗅出了些不對的苗頭，便取消了原先所承諾的奉獻，如聚會所原有一位弟兄就曾電話首肯過奉獻一個億的披索（一美元等於五十六元披索），而在瞭解了情況後隨即取消了奉獻。所以他們也需要尋找新的支援者，並許諾將與劉振營在開學後一起來。但至今他們還未再次共同露面過。

學校當局開始有多種版本解釋他們不能同來的原因，如徐永澤是難民身份，不能隨意外出，可是就在去年 2004 年底，徐永澤到過南韓，劉振營 2005 年 1 月到過馬來西亞。這兩個國家都離菲律賓很近。時間上也差不多一先一後；現更有另一個說法，徐永澤的追隨者，來自北京的，也是北京家庭教會大多數弟兄姊妹所熟悉的蕭碧光之妻，一個毫無愛心，自私自利的悍婦勾慶惠對同學說，徐永澤現被美國見證使團的史伯誠所控制，不能隨便出來，由於徐永澤是史伯誠幫助到美國的，他沒辦法，只有報恩。真是顛倒黑白，一派胡言。此事我們也與史弟兄進行過查證，史弟兄是一位敬畏上帝。充滿愛心，知識淵博的長者。如此炮製謊言，真是情何以堪。後來我們才瞭解到原來是徐永澤與劉振營之間有了間隙。徐來恩（徐永澤之子）還打電話罵了劉振營。並在校內外也開始攻擊起劉振營。說學校有百分九十的奉獻都跑到劉振營那裡去了。

“希尼學院”標榜的異象，和準備改變口號的原因

劉振營在他的書中以及他的機構使用的皆是「歸回耶路撒冷」這個名稱。我們看過所有同學的見證，百分九十是沒有“歸回耶路撒冷異象”的，後來有同學也承認他們有被交代過要有此異象。有的是在國內，徐永玲在與他們談話時就交代過，但他們到校後，學校當局又再次交代他們。而如今他們由於

與劉振營有問題，他們擔心，並已開始指責劉振營拿走了他們的奉獻，便打算更改他們的異象為「絲綢之路.....」(未正式定名)。是不是很可笑？異象還能隨便更改的嗎？！（同學的見證我們尚存有複印件）。雖然在國內時，劉振營算是投奔到徐永澤門下的，也替徐永澤扛過大旗，但此時的劉振營已今非昔比，一個“天上人”，多少版本，多少假見證，賺走了西人的多情淚，也賺進他自己的荷包滿滿，相較之下，此時的徐永澤卻顯得遜色許多，所以也急著要做大事了。

“希尼學院”誕生了

他們對外宣傳說，建立該校是為訓練中國家庭教會的領袖，但實際到校生 61 人左右中的結構（見附件二學生名單，但我們在此為了學生的安全而將名單暫時隱去。）年齡從 16 歲到 50 歲；有未信主的；有三自教會的；有過路客；部分為勾慶惠所帶領的鄭州團隊的成員，徐永玲的原哭重生派的一些成員。以及與他們有聯繫的一些人。如張榮亮團隊的。同時，也有一些被騙的，開學後才補充進來的其他教會的弟兄姊妹。

有同學見證說，他們所在大陸的家庭教會母會或團隊本與徐永澤他們毫無關係。有一位從美國來的，名叫卓濤。（卓濤為徐永澤侄子，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服役過，現居美國。作者注。）他到一些教會向一些弟兄姊妹介紹說，有一位很富有，有愛心的海外弟兄願意出錢讓他們到馬尼拉一所環境好，學習條件好的學校去上神學。有十幾種語言可供選擇。只要願意，還可從大學一直讀到博士。但他們一到此地就發現情況不對，又找不到卓濤這個人，進一步了才知道是徐永澤和他兒子徐來恩弄的這麼個什麼都沒有的所謂的學校。如果在國內就知道，他們是不會來的，誰都知道徐永澤的“哭重生”惡名昭彰。現在，人已在此，家裡的弟兄姊妹又花了那麼多的錢讓他們出來，盼望他們能好好學習，回去好好帶領，裝備家中的弟兄姊妹，現在如何向自己家中的領袖啟齒？只有靠禱告一步一步走下去了。

“希尼學院”在菲律賓的非法性：

根據菲律賓教育部辦學的規定，一個招收留學生的學校，首先要有一定比例的本地學生，而一個無師資力量，連起碼的固定教師也沒有。無固定。系統的訓練與教學課程。校舍也是暫借的，如何註冊登記？所以「希尼學院」至今還是個非法的學校。同學常常處於無課可上的狀態。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所以學生中也狀態百出。情緒波動很大。而後來學校能做的也只是將同學的時間占滿。以免同學有太多的時間與外部交流，將學校的內情洩漏出去，由於學校無合法手續，只能借別校（Asian Seminary of Christian Ministries, Makati, Philippines。徐永澤之子徐來恩原在此校就讀。）的名義為學生辦理簽證，從旅遊身份轉為學生簽證。所以學生的簽證是個大問題，也不是每個都能轉，有的甚至要每月一簽，費用可怕。如此昂貴的代價，當學生問到學校的學制時，得到的回答從一開始的兩年到後來的一年，現在同學再問時，回答更是愛學多久是多久。

“不可能的任務”

他們人為地定了個開學的時間，以此製造一個“不可能的任務”，使學校一開始就蒙上神秘的面紗，以此向外界宣示他們的信心。就如徐來恩在“希尼學院”網站上，以及在他母校 ASCM 校刊上發表的文章上宣傳的一樣，這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文章附後，見附件三，附件四）

他到處做見證，提高知名度，以上帝來「加持」他的所謂信心和力量。以此來獲取更多的支援，而實際上的情況是怎樣呢？

他們借用的菲律賓馬嘉智福音教會內的場所，原本就是掛靠馬嘉智教會的“新生佳音學校”的原址，由於“新生佳音學校”新址校舍落成，剛搬出去，而空下的舊校舍，條件尚好，只急需添置一些桌椅板凳床以及廚具設備即可，這些是花錢買，隨叫隨到，送貨上門的。另也考慮到此地處熱帶蚊蟲多，現在有學生住宿，要加裝紗窗，也是費時不多的事情。

但徐來恩所代表的學校當局不是這麼想的，他們要利用這個時間點，這個機會做出些文章出來。學生來了，除了有床，什麼都沒有。學生自己輪流煮飯，買菜。蹲在地上吃飯，而剩菜剩飯由於無冰箱儲存，就撒上些鹽，擺在地上，擺在窗臺上，由於菲律賓是個熱帶國家，最後這些大部份來自大陸北方省份的弟兄姊妹，初來乍到，人生地不熟，水土也不符，最終還是在蚊蟲的肆虐下，紛紛得了登革熱，德國麻疹，傷寒等怪病，被好心的當地義工（隔壁教會的弟兄姊妹）送進醫院。可是，這些可憐的學生萬萬沒想到，他們一踏上此地，他們就已成了徐永澤家族向外展示的工具，他們要的就是這個效果，他們就是要以別人的犧牲來成就他們的“事業”。

這時的徐來恩-----一個來自河南省南陽市鎮平縣鄉下，一個自稱中國家庭教會領袖之子，身居馬尼拉高尚住宅區公寓，滿嘴“深重災難”，滿身名牌服飾行頭，出入轎車代步（不僅僅是一部車），馬仔隨行，家中兩傭人隨侍，每週末全家老小外帶傭人必在馬尼拉最豪華的五星級酒店用膳，有來自大陸杭州地區，又付每學期一萬美金在馬尼拉名校就讀的太太的徐來恩在哪裡呢？這個按中國北方話說「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徐來恩在哪裡呢？

他不在學校，也不在病房，他在四處做“見證”，愛心人士一批批，絡繹不絕地到學校來參觀鼓勵。他在實現他那“不可能的任務”。事後，我們就此情況向他關切過，徐來恩的回答是學校沒錢，曾有答應過的奉獻都沒到位。而從美國應徐永澤要求而來幫忙的老師，“見證使團”的史伯誠弟兄也告訴我們說，當他在與同學同吃飯時，看到同學甚至飯都吃不飽，就關切過，徐來恩的回答同樣是沒錢。因此，史伯誠弟兄自掏腰包，拿出三百美金給學校說，他在此授課期間，起碼同學們飯要吃飽。

但最後我們就相關資訊獲知並最終證實，徐來恩所說的全為謊言。學校就 2004 年 8 月至 12 月，僅在菲律賓馬尼拉這個地方，不包括實物奉獻，如汽車，廚房部分設備及價格不菲的裝修。桌椅板凳，寢室用具....等等。就現金部分就有六百多萬披索。而大部分都集中在 8,9,10 月。他們還有美國的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奉獻都跑哪裡去了？他們的帳又在哪裡？

此時，以徐來恩為首的學校當局關心的是什麼呢？他所關心的是如何請專業人士來儘快設計出學校的網站好加強對外宣傳；他關心的是如何將學校所得奉獻款進行「合理的」避稅。因為根據菲律賓當地的法律，一個宗教機構所得的奉獻必須對外也有奉獻，才可以享受免稅的待遇，否則就必須照章納稅。他們便急於想辦法要有兩個同屬於自己的機構，進行對捐。從一個口袋放到另一個口袋。

從該校短期教學回美的弟兄在獲知學生的病情時，特地即時地從美國寄來了特效藥（IAG），並怕他們看不懂而特意附上中文說明。但學校在收到這些藥後，自始自終都沒給同學使用過，後這些藥更不知去向。我們也曾就寄件人的關心而主動詢問過。有說在倉庫里，有說沒看見了。

死裡復活

利用假死裡復活事件做見證。欺騙與愚弄世人。並讓不明真相的美國宣教士 Marcia Anderson 女士以英文對外宣傳。文中說到，“Several have gotten dengue fever, typhoid fever and German measles. The first batch of 11 who caught dengue was instantly healed. After that I think the Lord wanted us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e mosquitoes! We're not sure what the source of typhoid fever is, but it is usually water

or food related. One woman evangelist became so ill, her heart and breathing both stopped, but the prayers of these determined missionaries in training were answered by the Lord and she was raised up! This fragile evangelist was eventually sent back to China. The long years of labour with insufficient food and health care have taken their toll... “ ([附件五](#)，Marcia Anderson 的文章)，

但就是這個所謂「死裡復活」的婦人陳瑞紅與她的先生事後在臨回國前，向美國見證使團史伯誠弟兄，承認她當時沒有死，更不是什麼「死裡復活」。當事人陳瑞紅說，她本來就有心臟病，她那天是被勾慶惠老師罵到氣昏過去，她沒有死，她除了中間一小段時間意識不清外，其餘的事她都清楚。同學也證明說在為她禱告中清楚的看到她飄過一絲很詭異的笑容，但校方卻要求當事人回國前寫下當時“起死回生”的經過，當事人寫了，但很短。因為她心理明白。也沒有很具體的內容。校方再發動在場的同学各寫一份，再由一女同學加予拼湊匯總，形成了這個“假見證”。到處宣傳。事後有同學與我們交談並描述了當時的情形，並說為什麼他們不願寫下見證的原因所在。

當時就有些比較接近學校的弟兄在得知該事件後，就對這些學生能有這種能力而表示過懷疑。

但同時我們也看到，一個能將人置於昏死之地的辱罵是何等的言語暴力！這在知情，狡猾的徐來恩眼裡。正是個一箭雙雕的好機會。一方面他利用了這起事件對外宣傳，並親自將匯總材料送給教會有關人士。另一方面又利用這起事件欲將勾慶惠一除為快。

欺騙式的宣傳

通過這兩件事的發生及宣傳，足以給「希尼神學院」戴上了神秘的面紗，也彰顯了他們的奇人奇事的大能量，讓人們看到了「神蹟」而感動。就此你就能看出他們每一步都是那麼的處心積慮，陰險可怕。

下一步，就是要讓「希尼神學院」越來越出名。就像徐來恩在對學生會幹部會上說的一樣，“我們要讓這個學校出名，要讓全世界都知道我們。”他們花大錢，建多個網站，進行不實的宣傳，利用真正中國家庭教會的苦難，在兜售他們口中的“歸回耶路撒冷”，更不惜以欺騙手段來建造他們的“巴別塔”。

從學校目前自己建立的網站上你可看出一個特點，他們不敢使用自己的母語。

唯一有中英文的網站，是美國“見證使團”的梁家聲弟兄，在不明真相的情形下，為他們在美國建立，並交由他們使用的，當再次看到這個網站時，已面目全非。見證使團在未經他們的同意下，成了他們的「夥伴」。同時他們也在教學的過程中見證了學校的所作所為，因此，他們於 2005 年 4 月 22 日發表了一個四點聲明。其中第一第二點就說道，福音出中國和歸回耶路撒冷是神賜給中國聖徒的異象與使命，他們非常尊重也願意支援。他們願神祝福希尼學院訓練工人與宣教士的使命與事工，但其行政工作他們未曾參與也不會參與。(全文聲明附後，見[附件六](#))。

而「走向阿拉伯」網站的秦弟兄也在信中提到說，他們的網站被連結，他們也不知，後還是一位印度弟兄告訴他們的。他們早就知道徐永澤在國內的情況，而後來發生的這些事，他們也希望能有有力的證據來予以揭露。以阻擋他們的種種不當行為。(原信附後，見[附件七](#))

但更讓人氣憤的是，一個口口聲聲到處宣揚與展示他們是如何受到中國大陸政府逼迫，他們被政府多少次投入監獄，他與劉振營，王新才加在一起坐了四十年的牢。受逼迫，坐監就是他們的買點。為此他走上歐盟講臺，控告中國的人權。他們也在「希尼神學院」的網站上宣稱，為了安全的緣故，他們不便公開學校的位址，但如今走上窮途末路的徐氏家族連最後一根稻草也不顧了，最後一塊遮羞布也

扯下了，為了自己利益薰心的一己之私，他們在網站上，公開了所有大陸學生的照片，將這幫學生的性命，安危置之度外，同時東拼西湊，彷彿“希尼”就是一所正規，有序的高等學府。從中我們更可以看出，是誰在製造逼迫？是誰又在反利用逼迫作為自己欺世盜名的手段。同學們，你們已成了他們的墊腳石。

他們就象一隻狡猾的狐狸，雖然兇狠，但也需要東躲西藏，若隱若現地玩一些把戲；雖然惡毒，更需要嗅覺靈敏地掌握外界的反應以便他們即時調整對策，花樣百出。而所有的我變，我變，我變。就是為了一樣不變----騙！騙！騙！

徐來恩與勾慶惠互鬥

「希尼學院」僅有的兩名直接管理人員。一位是代理其父親行使校長一職的徐永澤之子徐來恩，以及代表徐永澤在此管理學生並監督徐來恩的勾慶惠（女），按他們自己的說法，他們的身份就有好幾個版本。徐來恩與勾慶惠倆彼此鬥的你死我活，徐來恩不擇手段要把勾慶惠趕走，雙方各自帶頭在同學中拉幫結派，帶頭搞不團結。致使原本就宗派林立的同學中關係不但無法調和。而且日益嚴重，甚至彼此不講話，有的達到要動粗的地步。一個所謂的神學院居然無法做到同學一起掰餅敬拜主。更不用說合一了。面對腐敗的學校，部份同學也隨波逐流，有樣學樣，開始墮落。互相利用，甚至欺騙。

勾慶惠如此述說自己的故事： 需要核實勾慶惠（女）的真實身份：

（1）自稱她是高幹之女。其父原是北京市文化局局長，現為中紀委高級幹部，所以很富有。這也是她對自己有錢的一種解釋。

（2）自稱其夫肖先生，原是北京大學某著名美學教授的研究生，由於參與“六四”運動而被學校開除，現在經商。所以這也是她有錢的另一種解釋。

（3）其夫肖先生現在也是傳道人。與徐永澤在一起。他去年年底還同徐永澤在南韓相見。今年徐永澤還邀他一起參加美國總統的早餐會。（當時勾慶惠在向我們吹噓時，臉上洋溢著無比自豪。）。

（4）勾慶惠自稱由於生不逢時，當時其父由於政治迫害，所以失去了上大學的機會，後來她只能到王府井書店工作。一次她自己找到了王府井附近的一間教會，開始了信主。後來她在“三自”的燕京神學院當老師。再後來她離開了「三自」在她住家附近的北京航空大學，北京地質大學等幾所大學組織家庭教會的大學生團契。當年柯林頓夫人希拉莉來北京參加世界婦女大會非政府組織峰會時還邀請她作為大會的發言人，（三人之一。）但被政府派人員監視，不讓出家門，她還描述了她當時如何與她們鬥智鬥勇，東躲西藏，最後雙方達成妥協，她要離開北京，到河南鄭州她的表姊家。政府派來的監視人員還用賓士。寶馬轎車將她送上火車，並有三人陪同欲將她轉交鄭州當地公安人員繼續監視她，由於這三人都還是北京政治大學的年輕學生，沒有經驗，最後火車到達鄭州時，她在熟識的列車長的說明下，解脫了三人的監事，跳上一部來接她的桑塔那轎車逃離了。

（5）希尼的同學告訴我說她對她們說她的先生是北京一有名的律師。當年徐永澤被捕坐監時，是她先生說明打贏了官司，所以，徐永澤欠她先生的人情而說明她。

（6）據她自己說她不是第一次來菲律賓，她曾在菲律賓馬尼拉華人的中華基督教會說明過大陸留學生團契。這是第二次來到此地。

（7）徐來恩對她也有一股要除去而後快的決心。已三番五次地通過各種手段，通過各種說辭欲讓其父把她弄走，或是弄到俄羅斯赤塔（Chita）的另一所學校去，（他們於 2005 年 2 月在俄羅斯赤塔也成立了另一家所謂的“希尼神學院”）。以便他自己能在此地獨攬大權。無奈徐永澤根本不放心他這個

兒子。所以，徐來恩這次更放出風聲說勾慶惠是共產黨，是共產黨派來的。見證使團的史伯誠弟兄就當面告訴徐來恩，共產黨幹部的素質那可比她高多了。而勾慶惠也對同學說若徐永澤要她去赤塔的那間學校，除非讓她做第一把手，否則，她是不會去的。

北京一位家庭教會的弟兄就回信告訴我說，“勾的丈夫叫尚碧光，不是什麼著名律師，認識一些律師，以前民運人士，後信主，幫過一些被逼迫的教會領袖找律師。他自己不是律師。有點誇誇其談的毛病。被勞教過兩年。現在主要做些教會聯絡工作。沒有世上的正式工作，因此沒有收入，靠教會弟兄姊妹奉獻，有時候也拿些律師樓的傭金．．．．．”。

徐來恩在學生中的言論：

“你們聖經可以不用念了，你們都很熟，像韓召峰同學都念了一百多遍了，他就可以來教我們。我們現在要念的是領導學，管理學。”

“我們要出名，要讓全世界都知道我們。我們要將我們學校辦成比“菲聖”（菲律賓聖經學院）還要大的，全菲最大的，人數最多的神學院。”

“我要給你們同學每人多發五百元（披索）。你們要打扮的漂漂亮亮的，男的可買些香水，女的可買些化妝品。”（徐來恩自己就是個用香水的男人，所以他也許習以為常了。有當地同工向徐來恩及勾慶惠就他在學生中的這番言論而造成同學的困惑而進行關切時，徐來恩則回答，用香水又不犯罪．．．．．隨後他更在學校對同學拍桌子說，我說的用香水和化妝品關他們屁事，我們中間有害群之馬“。）

“美國那邊一個月八萬美金請我去，但我為了你們，我都不去”；“你們來這裏騙吃，騙喝嗎？”；“防偷，防搶，防河南人。”；我們有大把的名老師，你們的水平，他們能教你們嗎？”（從這四句掛在嘴邊的話，你就可看到徐來恩的怎樣個內心世界。剛開始時徐來恩向同學吹噓會有很多名師來校授課，最後都無法兌現，面對來自同學的壓力以及自己的臉面，一方面，他想討好學生，來個軟工，但見無效，面對大部份都是河南人，面對內部的反彈，他便在同學面前大發雷霆。同學反問他，難道你不是河南人嗎？最後他又改口說，「我們請老師要付很多錢的」。）

他們在校內外公開漫罵，詆毀。袁相忱，謝模善，林獻羔等老一輩牧師，傳道人。因為他們揭露過他們或是早期批評過他們。

徐來恩說：「他們算什麼！徐大叔（指他爸爸徐永澤。）在敲鑼傳福音時，他們在哪裡？他們還在坐監呢！他們出來後帶了二十幾個人，守著屁股大的地方，憑什麼算是教會領袖！」徐來恩尤其憎恨謝模善，而勾慶惠更罵袁相忱為跟在王明道後面的那個老糊塗。但也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徐來恩在 1997 年給葛培理的公開信中又是怎麼說的，他在信中也不得不承認這幾位中國家庭教會公認的領袖，信中說；“林獻羔。謝模善。袁相忱那麼在海外出名，中國教會的復興直接受他們的影響。”

徐來恩對全體同學說，這裡的華僑不了解我們，很多也不支持我們，所以，我們只能與他們分享“歸回耶路撒冷異象，不要將學校裡面的事告訴他們。他們都是外人。

他也曾向我們談起說，華僑的錢都是個人的，錢少，又麻煩。我們要爭取到外國大機構的大資金。

同學們前仆後繼要回家

有一個團隊的同學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來找我們，希望我們能幫助他們。他們是被騙來的。這哪是他

們在國內所描述的一切應有盡有的學府。越往下走，他們所看到的，所經歷到的，他們越覺得可怕。他們開始早晨禁食禱告。足足半年時間，他們得到了回答，回國。他們終於向學校當局提出他們的決定。但徐來恩和勾慶惠所代表的學校當局便對她們進行恐嚇、謾罵，對兩個在校表現優秀，每次考試成績也都名列前茅的好同學，他們找不出其他理由來制裁他們，最終他們拿出了殺手鐮，他們以不給她們買機票，並臨時趕出一份漏洞百出的所謂賠款合同作為威脅，(附合同原件，見附件七)。讓她們簽，也借機讓全體同學都要簽。校學生會為了維護學生的利益，集體找過校當局。卻被視為學生要造反。這兩位同學將情況告訴家中領袖，家裡回答她們“回來吧，賠他們錢，生命更重要！”看到她們身在他鄉，人生地不熟，大的 20 歲，小的才 16 歲，看著小弟弟吃不下飯，睡不著覺，更不知學校當局還會想出更毒的招數，小小的年紀，人也瘦了，背也彎了。我們真是又難受，又痛苦。最後在外界越來越多人的知情下，也與學校進行了交涉。也讓學校明確，如果他們不買機票讓要走的同學走，我們會負責買機票送他們走，因為他們已找到我們了。學校當局還與交涉者起衝突，說“你們要管就管，不管拉倒，沒什麼了不起的”。學生在臨走前與我們同工也再次做了見證，她們也留下了她們給學校的報告的影印件。(見附件九)我們的王姊妹，學生口中的柳阿姨還讓她們帶上她的奉獻作為路途的零用。

這之後，學校當局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更意識到有些同學對他們“事業”的危害。這時徐來恩又開始他的兩面性了，一方面他將工作重心暫時從外部轉移到學校的內部，也向同學道歉，也帶著老婆，抱著孩子到學校去展示他的愛心，希望那些要走的同學不要走。給他時間。(事後同學與我們交通時說，他們看到是一副“表演”，他們聽其言多了，要觀其行了。)另一方面，他果不其然地在爭取到時間之後，他開斬了。他要佔領學生所有的時間，讓他們沒機會與外界來往。

(1) 不管有益無益，不管是誰，請來佔領課堂：

(2) 將學生分為六組。按屬世的分為好壞組，順我者就到所謂有吃有喝有拿的好組，不“乖”的，或是他們認為對他們有威脅的就被安排到一般的組，甚至借機將你冷凍起來。讓你作為一個基督徒能感覺的到，但還說不出口。這招夠絕吧，還有更絕的呢！

(3) 開始向外趕人，今晚給你機票，讓你明天就滾蛋。給你來個措手不及。無法與外界交通，更對其他同學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同學在此生活了一段時間，對幫助過他們的弟兄姊妹也是有感情的。但他們也只能留下書信一封作為告別。(見原信複印件，附件十。寫信者為張榮亮的侄兒，侄兒媳。)

他們在加強監控學校內部，試圖封鎖學校內部消息的外流的同時。也開始在外用造謠，攻擊，離間等他們駕輕就熟的慣用手法，來分化對他們已有所覺察和有看法的同工和支援者。又拿出一副謙卑者的嘴臉，繼續拿這些學生作為活道具以博得眾人的同情。他們這套謙卑的嘴臉確實唬倒了不少人，徐來恩的手法很直接。對於他們有用的人，他甚至可以將你捧上天，說你是“天上來的人”。“活的耶穌”等等，卑躬屈膝，而對他們沒有用的，哪怕你就是正在幫忙學校的同工也好，老師也好，他都可以視而不見，甚至不接你的電話。很多到過學校說明的同工也慢慢知道了。心也寒了。但這不重要，因為你本身對他們就不重要。這種實例真是數不勝數，舉不勝舉。但他還要美其名曰他崇尚的是西方的生活方式。

有的同學還不明究底地羨慕起他的生活方式。孰不知他的這種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多少的中國教會的血淚上，是建立在多少的欺騙與謊言上。只有透過他們這種虛假謙卑後面的種種惡行惡狀，看到他們隱藏在謙卑後面的那種驕傲。狂妄，貪婪。利用和不擇手段----心狠手辣嘴甜如蜜。你的心才會頓時不寒而慄，毛骨聳然。

他們在學校從頭到腳施行金錢獎懲管理。他們張貼在學生宿舍牆上的學生管理條例，從頭到尾就是具

細的“罰，罰，罰”。從罰款數額的多寡，直至最後的開除回國。而對同學的種種責。罵。損更是家常便飯。甚至更嚴重的對學生進行體罰---不準吃飯。

徐永澤，一個在歐盟這個敵基督的組織上控告中國人權，自喻為“中國的葛培理”，卻在自己的所謂神學院內漠視與踐踏人權。他們毫無憐恤，毫無愛心！

面對學校如此景況，有女同學打電話回家哭喊著說，「再不讓我回家，我就要瘋了．．．．．」；有男同學在電話中對家裡的領袖說「我們的肉體都長胖了，但靈裡的生命卻在失去．．．．．」；有女同學在電話中對著自己教會的領袖，又是自己的爸爸交代說，“千萬不要再往這裡送人了．．．．．”。他們一批一批地提出要離開。他們寧願放棄「白吃白喝，還有零花錢，」的「待遇」；寧願放棄不需怎麼上課就垂手可得的“文憑”，而選擇了回國之路。

他們為了什麼？

為了靈裡的生命不至於喪失。

徐來恩對同學抱怨說，我為學校睡不著覺，同學回答說，人辦的就睡不著，讓神來辦就日日好睡。

徐來恩還想著他的最後一根稻草找同學說，我如果將勾老師趕走，你們就不走了吧？同學更是斬釘截鐵地說，“你也太小看我們了。我們是不會因為某某人的去留而決定去留的。”

當 2005 年 4 月，徐永澤再次光臨這所謂的“希尼神學院”時，徐來恩也終於如願意已償地將勾慶惠排擠走了，更如願已償地登上了“校長”的寶座，同時學校也剩下了 18 位不知為何而戰和各揣心事的學生了。如今隨著徐來恩以騙取獲得的所謂受迫害宗教難民身份，並以讀書為名而逃離了菲律賓，去了美國，老婆孩子移民美國就成了他們夢想的天堂。學校更是剩下不到 6 位每日東溜西竄，混跡各教會的“希尼神學生”。

海內外的反應：

這部分材料的整理過程中，也是我最心痛的部分，雖然也得到部分弟兄姊妹的鼓勵與支援，但大部分你看到的是黑暗。你只有更依靠我們的主，才能讓你有力量走下去。才不覺得你是在“孤軍奮戰”。他不僅讓我揭示了“希尼學院”的面紗，他也讓我揭示了這個末世的人心。明白了真假葡萄樹的真理。更明白了主的教壁唯有依靠祂，在我一切不能。我將在以後的專題中來細談這部分的見證。

正如徐來恩對同學說的，希尼學院是不會關門的，哪怕今天在這裡關門了，我明天也要再找一個地方再開張。

由於地域，文化上的差異，對他們的欺騙性，複雜性，狡猾性認識不足。長久以來他們的行經之所以能愈演愈烈。與海外華人基督徒不明真相，藉著他們口中的見證對中國家庭教會由同情而大獻愛心。但在事後雖然也覺察，甚至發現他們的問題，但鑒於他們大多數為事業有成的生意人。怕被笑話。所以從此閉口不談。包括一些個知名的牧師和傳道人也是如此。

而有些基督徒是純從做“善事”角度出發。我曾經用一個比喻來說明此事的吊詭性。就如一個很愛穿名牌衣著的人。他對名牌的真正品質。剪裁等因素不研究，也不懂。他只在乎那名牌。結果，有一天，有位內行懂貨的人告訴他身上穿的是件假貨時。他很生氣。他不是生氣他為什麼愛買名牌，愛穿名牌，也不是生氣為什麼有人要仿冒名牌，而是生氣那位告訴他的朋友。好笑不？也有些弟兄姊妹在發現他

們的問題後，基於愛心對他們規勸，他們不但不聽，反而，改進他們的手段後更變本加厲。他們甚至會公開說假話進行造謠，挑撥離間進行打擊報復。甚至以幾近流氓式的語言進行威脅。

仔細讀一讀謝模善老牧師於一九九五年寫的“揭重生派”一文和謝模善弟兄的一封信。時過十年，他們只是在地點上從中國移到國外。他們的欺騙範圍更大，膽子更大，手法更多樣化，除此之外，他們的手段與表現形式還是一樣的。他們雖然受到越來越多的海外華人基督徒的識破，不幸大多的知情者都明哲保身，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或就乾脆退避三舍。

這裡的一位牧師告訴我說，他前一段時間去美國時，美國的同工告訴他，徐永澤在美國已不受華人教會的歡迎，也無法進入華人教會。所以，他們都往外國人教會跑。而在見證使團一牧會弟兄給我的 email 中也提及。外國人的教會與機構又富有，又對中國有負擔。他們苦於對中國情況的不瞭解，有些也無法自己直接進入中國。所以，如今有這麼一個橋樑在國外，正好符合他們的事工方向，且無危險。因此支持他們。

如今他們正與葛培理聯絡，對方也答應今年六月份左右派他的兒子葛法蘭來參觀學校。所以，他們迫切需要至少一百人左右以供展示。所以，信仰如何已不重要了。是不是受浸過的也不重要了。關鍵是人數。作為展示的人數。

有曾積極支援過「希尼學院」的團隊，在獲知他們的真相，並親自見證了他們的真相後，發出了聲明，表示不再與他們有關聯；也有還在支持他們的當地教會，在得知我們要與他們交通該校的實情，連忙替牧師擋駕，婉拒電話的師母和口出惡言的牧師。

有老師在獲知學校真實情況和走向後，表示極大的震驚；有老師對學生的命運表示關心。

有一總部設在香港的，在做“回宣”工作的團隊回信說：“我們對徐永澤的事有一定瞭解，並聽過各種傳聞，而西方同工也對此有一定掌握，絕對不會用金錢資助他們。既然已有直接對當事人認識的網站對他們作出評價，我們不會在網上表達任何意見（尤其不希望穆斯林拿這些作為攻擊基督教的把柄）。

有希望“將希尼學院的真相的材料提供給我們，我們想向與此異象有關的同工分享，以便查證並警惕提防。”

有團隊來信“希望你或你們能將有利的證據寫出來，發給我們，可以借助有關的途徑以攔阻他們的種種不當行為．．．．．”

有要求“請幫助我們與回國的一些人見面。”

有支持，鼓勵，並積極提供相關材料的國內家庭教會的團隊的弟兄姊妹們。有英文，有中文。看了真是令人鼓舞。

有曾為同工，現也在國內某神學院學習的同學給他在希尼的同學寫信說“有一件事我不大明白，你們在那兒辦這樣的培訓，有沒有向國際上的一些機構尋求說明，或者是一些西方教會的資助，請饒恕我這樣的問題，但是我很在乎．．．．．為了不使神的名受到任何的攻擊和誹謗。你們的事工需要被國內的教會所支援，不僅僅是物資質上的支持，願你不會被我的問題而不再和我保持聯繫。”

有已回國的同學在看過「希尼學院」所設的這些網站後來信說「當我看到徐永澤的那些照片時心裡特別難受，不知神怎樣看這些事？將來會怎樣？只求主憐憫吧．．．．．“

有尚還在校的同學在與我們交通時說，”他們從剛開始進入服事是滿腔熱忱的，沒想到更進一步卻看到了這些所謂領袖的另一面，太複雜了。他們也感覺到心灰意冷，前途渺茫。他們也在等學校決定他們的最後去留。但他們明確他們已無心於宣教工作。

他們口口聲聲代表中國千千萬萬中國家庭基督教會，卻在外幹這些不仁不義的事。使海外華人基督徒對大陸家庭教會的印象變壞，愛心也在減弱。。外國人的團體遲早也是要發現他們的欺詐，這對中國人，或是中國教會都是個無可挽回的傷害。在信仰上，他們是危險人物，雖然他們是教會中的人，但卻是偷偷混進去的。

他們雖然用敬虔的外貌來避免弟兄姊妹的戒心，給人以極其柔和謙卑的形象。但我們不久便發現他們在行為上是不敬虔的。

他們貪圖利益及權勢而背離神。”這些人“的結局就是最終要受審判，因為他們一切所行，所說的，神都不會放過，都要審理。凡想頂撞神，行事違背祂的人，必定沒有好下場。嫁接在葡萄樹上的其他枝子是長不出葡萄樹的果子，它只能結出它自己的果子，因為它們不是原葡萄樹所生的，他們不認識原本的生命和果子。這些最終都是要被丟到火裡燒掉的。

讓我們同心求神憐憫，求神的義彰顯。讓我們一起為主爭戰，在此末世勝過撒旦的陰謀！
其他相關信息請閱 <https://www.iesusreturn.net/>、www.job3721.org

(PS: 本文所述重要附件 請看 《紀念無人紀念的智慧人》 一文有詳細整理收錄。)